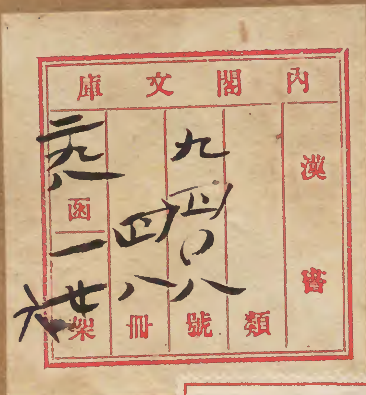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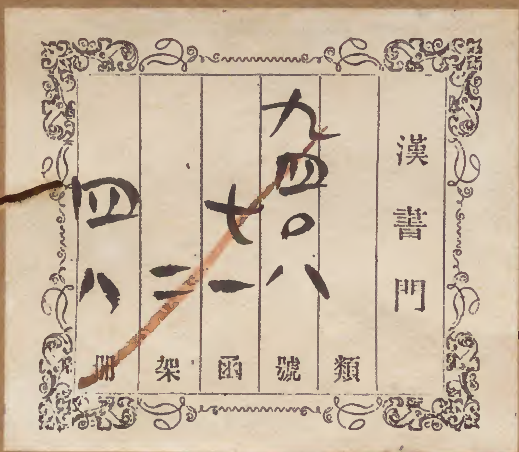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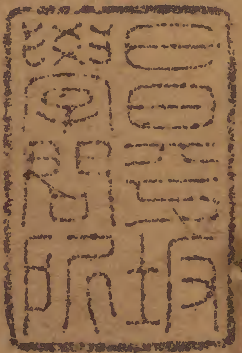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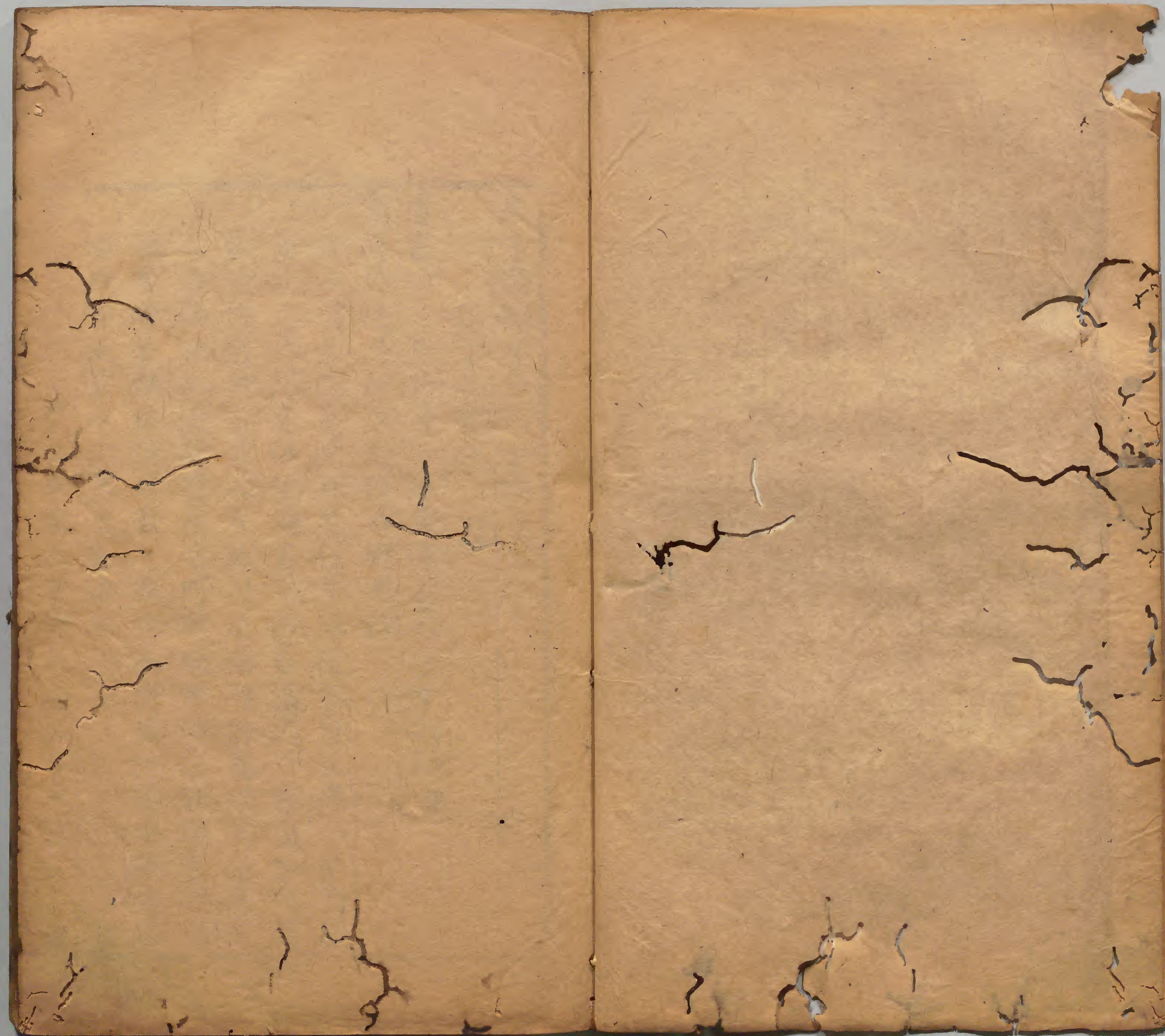
程子
張子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8
冊數	48	(37)
函號	298	252

三十七





朱子語類卷第九十六

程子之書二

遺書云不信其師乃知當時有不信者方○第
三卷

學原於思思所以起發其聰明蒙

六經浩渺亦難盡曉且見得踏逕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

問如何何是門庭曰是讀書之法如讀此一書須知此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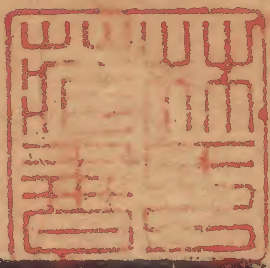
當如何讀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

人易解看此便是讀書之門庭緣當時諸經都未有成

說學者乍難捉摸故教人如此或問如詩是吟詠性情

讀詩者便當以此求之否曰然個

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此亦只



是言其大槩且存得此心在這裏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且隨自家力量應之雖不中不遠矣更須下工夫方到得細密的當至於至善處此亦且是如初學言如龜山却是恁地初間只管道是且隨力量恁地更不理會細密處下梢都衰塌了孫

學者全體此心只是全得此心不為私欲汨沒非是更有

一心能體此心也此等當以意會蒙端

只是心生言只是敬心不熟也恭者私為之恭言恭只是人為禮者非體之禮言只是禮無可捉摸故人為之恭必循自然底道理則自在也蒙端

明道曰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

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雖且恁去其說蓋曰雖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亦須且恁地把捉操持不可便放下敬而勿失即所以中也敬而無失本不是中只是敬而無失便見得中底氣象比如公不是仁然公而無私則仁又曰中是本來底須是做工夫此理方看司馬子微坐亡論是所謂坐馳也他只是要得恁地虛靜都無事但只管要得忘便不忘是馳也明道說張天祺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又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為中所制縛且中字亦何形象他是不思量事又思量箇不思量底寄寓一箇形象在這裏如釋氏教人便有些是這箇道理如曰如

何是佛云云胡亂掉一語教人只管去思量又不是道理又別無可思量心只管在這上行思坐想久後忽然有悞中字亦有何形象又去那處討得箇中心本來是錯亂了又添這一箇物事在裏面這頭討中又不得那頭又討不得如何會討得天祺雖是硬捉又且把定得一箇物事在這裏溫公只管念箇中字又更生出頭緒多他所以說終夜睡不得又曰天祺是硬截溫公是死守旋旋去尋討箇中伊川即曰持其志所以熬人且就裏面理會譬如人有箇家不自作主却倩別人來作主

孫賀

伯豐說敬而無失則不偏不倚斯能中矣曰說得慢了只

敬而無失便不偏不倚只此便是中當

敬而無失問莫是心純於敬在思慮則無一毫之不敬在

事為則無一事之不敬只是常敬敬即所以中端

問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何也曰

聖人之心虛明便能如此常人記事忘事只是着意之

故淳

李德之問明道因修橋尋長梁後每見林木之佳者必起

計度之心因語學者心不可有一事某切謂凡事須思

而後通安可謂心不可有一事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

則不留於心可也明道肚裏有一條梁不知今人有幾

條梁柱在肚裏佛家有流注想水本流將去有些滲漏

處便留滯蓋

心要在腔殼子裏心要有主宰繼自今便截留中膠擾敬

以窮理德明

問心要在腔子裏若慮事應物時心當如何曰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身在此則心合在此曰然則方其應接時則心在事上事去則此心亦合管着曰固是要如此明德

或問心要在腔子裏曰人一箇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以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箇身恰似箇無補工底船流東流西船上人皆不知其嘗謂人未讀書且先收斂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去

如何得會長進賀

或問心要在腔子裏如何得在腔子裏曰敬便在腔子裏又問如何得會敬曰只管恁地滾做甚麼才說到敬便是更無可說賀

問人心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如何是活曰心無私便可推行活者不死之謂李可

李文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如何曰易是自然造化聖人本意只說自然造化流行程子是將來就人身上說敬則這道理流行備錄云敬便易行也不敬便間斷了前輩引經文多是借來說已意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孟子意是說做工夫處程子却引來為飛

魚躍處說自然道理若知得鳶飛魚躍便了此一語又如必有事焉程子謂有事於敬此處那有敬意亦是借來做自己說孟子所謂有事只是集義勿正是勿望氣之生義集則氣自然生我只集義不要等待氣之生若等待便辛苦便去助氣使他長了氣不至於浩然便作起令張旺謂已剛毅無所屈撓便要發揮去做事便是助長序

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敬則無間斷不知易何以言敬曰伊川們說得濶使人難曉曰下面云誠敬而已矣恐是說天地間一箇實理如此曰就天地之間言之是實理就人身上言之惟敬然後見得心之實處

流行不息敬才間斷便不誠不誠便無物是息也明

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天地人只是一箇道理天地設位而變易之理不窮所以天地生生不息人亦全得此理只是氣稟物欲所昏故湏持敬治之則本然之理自無間斷曰也是如此天地也似有箇主宰方始恁地變易便是天地底敬天理只是直上去更無四邊滲漏更無走作孫賀

問程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如何以此便謂之仁曰亦是仁也若能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能如是則仁亦在其中寓錄可為如克己復禮亦是仁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祭大

祭亦是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亦是仁看從那路入
但從一踏入做到極處皆是仁淳同。

問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
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曰下面
是伊川解易上句後二句又是覆解此意在乎以立已
為先應事為後今人平日講究所以治國平天下之道
而自家身已全未曾理會得若能理會自家身已雖與
外事若茫然不相接然明德在這裏了新民只見成推
將去賀

問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何也曰已不立則在我
無主宰矣雖向好事亦只是見那事物好隨那事物

便是為物所化淳

問主一曰做這一事且做一事做了這一事却做那一事
今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節
蜚卿問主一如何用工曰不當恁地問主一只是主一不
必更於主一上問道理如人喫飯喫了便飽却問人如
何是喫飯先賢說得甚分明也只得恁地說在人自體
認取主一只是專一驥

厚之問或人專守主一曰主一亦是然程子論主一却不
然又要有用豈是守塊然之主一呂與耕問主一程子
云只是專一今欲主一而於事乃處置不下則與程子
所言自不同學可

或謂主一不是主一事如一日萬幾須要並應曰一日萬幾也無並應底道理須還他逐一件理會但只是聰明底人却見得快端蒙

主一兼動靜而言

問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更不消言閑邪曰只是覺見邪在這裏要去閑他則這心便一了所以說道閑邪則固一矣既一則邪便自不能入更不消說又去閑邪恰如知得外面有賊今夜用須防他則便惺了既惺了不須

更說防賊賀孫

或問閑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戾氣閑邪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於內二者不可

有偏此内外交相養之道也去偽

用之問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曰這處難說只爭一毫子只是看來看去待自見得若未感時又更操這所寓便是有箇物事所以道只有操而已只操便是主宰在這裏如克已復禮不是克已復禮三四箇字排在這裏克復二字只是拖帶下面二字要挑撥出天理人欲非礼勿視聽言動不是非礼是一箇物事禮又是一箇物事勿又是一箇物事只是勿便是箇主宰若恁地持守勿令走作也由他若不收斂一向放倒去也由他釋氏這處便說得驚天動地聖人只潭淪說

在這裏教人自去省察

問程子謂有主則虛又謂有主則實曰有主於中外邪不

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理義甚實便是實淳

外患不能入是有主則實也外邪不能入是有主則虛也

自家心裏只有這箇為主別無物事外邪從何處入豈

不謂之虛乎然他說有主則虛者實字便已在有主上

了又曰有主則實者自家心裏有主外患所不能入此

非實而何無主則實者自家心裏既無以為之主則外

邪却入來實其中此又安得不謂之實乎道

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此重在主字上有主則虛

虛則邪不能入重在敬字上言敬則自虛靜故邪不得

而奸之也端

問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如何分別曰只是有主於中

外邪不能入自其有主於中言之則謂之實自其外邪

不入言之則謂之虛又曰若無主於中則目之欲也從

這裏入耳之欲也從這裏入鼻之欲也從這裏入大凡

有所欲皆入這裏便滿了如何得虛錄云皆入這裏

以手指心曰因舉林擇之作主一銘云有主則虛神守

其都無主則實鬼闕其室又曰有主則實既言有主便

已是實了却似多了一實字看來這箇實字謂中有主

則外物不能入矣又曰程子既言有主則實又言有主

則虛此不可泥看須看大意各有不同始得凡讀書則

看他上下意是如何不可泥着一字如楊子言於仁也
柔於義也剛到易中言剛却是仁柔却是義又論語學
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已仁也成物知
也各隨本文意看自不相礙寓
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敬主於一做這件事更不做別
事無適是不走作泳

問何謂主一曰無適之謂一一只是不走作又問思其所
當思如何曰卻不妨但不可胡思且只得思一件事如
思此一事又別思一件事便不可銖

無適之謂一無適是箇不走作且如在這裏坐只在這裏
坐莫思量出門前去在門前立莫思量別處去聖人說

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博奕豈是好事與燕

管膠擾不若但將此心殺在博奕上驟

問主一無適只是莫走作且如讀書時只讀書着衣時只
着衣理會一事時只理會一事了此一件又作一件此
主一無適之義裴卿曰某作事時多不能主一曰只是
心不定人亦須是及其心曰非不欲主一然竟不能曰
這箇須是習程子也教人習曰莫是氣質薄否曰然亦
須涵養本原則自然別道

伊川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人心常要活則周
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或者疑主一則滯滯則不能周
流無窮矣道夫竊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則物來順

應何有乎滯曰固是然所謂主一者何嘗滯於一事不
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這却是滯於一隅又
問以大綱言之有一人焉方應此事未畢而復有一事
至則當何如曰也須是做一件了又理會一件亦無雜
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夫道

問伊川答蘇李明云求中於喜怒哀樂却是已發其觀延
卒亦謂驗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為如何此說又似與李
明同曰但欲見其如此耳然亦有病若不得其道則流
於空故程子云今只道敬又問既發未發不合分作兩
處故不許如中庸說固無害曰然李可

問舊看程先生所答蘇李明喜怒哀樂未發耳無聞日無

見之說亦不甚曉昨見先生答呂子約書以為目之有
見耳之有聞心之有知未發與目之有見耳之有聽心
之有思已發不同方曉然無疑不知足之履手之持亦
可分未發已發否曰便是書不如此讀聖人只教你去
喜怒哀樂上討未發已發却何嘗教你去手持足履上
分未發已發都不干事且如眼見一箇物事心裏愛便
是已發便屬喜見一箇物事惡之便屬怒若見箇物事心
裏不喜不怒有何干涉或作已發之問如何
問蘇李明問靜坐時乃說未發之前伊川以祭祀前旒黻
纁答之據祭祀時恭敬之心向於神明此是已略發還
只是未發曰只是如此恭敬未有喜怒哀樂亦未有思

換做已發不得然前旒黷纒非謂全不見聞若全不見
聞則薦莫有時而不知拜伏有時而不能起也淳。義剛同
用之問蘇李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一條曰此條
記得極好只中間說謂之無物則不可然靜中須有箇
覺處此二句似反說無物字恐當作有物字涵養於喜
怒哀樂未發之前只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
不聞全未有一箇動綻大綱且約住執持在這裏到謹
獨處便是發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雖未大段發出便
已有一毫一分見了便就這處分別從善去惡雖耳無
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雖是耳無聞目無見然
須是常有箇主宰執持底在這裏始得不是一向放倒

又不是一向空寂了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是此意否曰
此亦是有意了便是已發只是敬而無失所以為中大
綱且執持在這裏下面說復卦便是說靜中有動不是
如瞌睡底靜中間常自有箇主宰執持後又說艮卦又
是說動中要靜復卦便是一箇大翻轉底艮卦艮卦便
是兩箇翻轉底復卦復是五陰下一陽艮是二陰上一
陽陽是動底物事陰是靜底物事凡陽在下便是震動
意思在中便是陷在三陰之中如人陷在窟裏相似在
上則沒去處了只得止故曰艮其止陰是柔媚底物事
在下則巽順陰柔不能自立須附於陽在中則是附麗
之象在上則說蓋柔媚之物在上則歡悅孫賀

問未發之前當戒謹恐懼提撕警覺則亦是知覺而伊川
謂既有知覺却是動何也曰未發之前須常恁地醒不
是瞑然不省若瞑然不省則道理何在成甚麼大本曰
常醒便是知覺否曰固是知覺曰知覺便是動否曰固
是動曰何以謂之未發曰未發之前不是瞑然不省怎
生說做靜得然知覺雖是動不害其為未動若喜怒哀
樂則又別也曰恐此處知覺雖是動而喜怒哀樂却未
發否先生首肯曰是下面說復見天地之心說得好復
一陽生豈不是動曰一陽雖動然未發生萬物便是喜
怒哀樂未發否曰是淳
問前日論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某彼時一
言了及

退而思大抵心本是箇活物無間於已發未發常恁地
活伊川所謂動字只似活字其曰怎生言靜而以復說
證之只是明靜中不是寂然不省故爾不審是否曰說
得已足了但寂字未是寂含活意感則便動不只是昏
然不省也淳

正淳問靜中有知覺曰此是坤中不能無陽到動處却是
復只將十二卦排便見子方

問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伊川曰
謂之靜則可靜中須有物始得所謂靜中有物者莫是
喜怒哀樂雖未形而含喜怒哀樂之理否曰喜怒哀樂
乃是感物而有猶鏡中之影鏡未照物安得有影曰然

則靜中有物乃鏡中之光明曰此却說得近似但只是
此類所謂靜中有物者只是知覺便是曰伊川却云終
說知覺便是動曰此說伊川說得太過若云知箇甚底
覺箇甚底如知得寒覺得煖便是知覺一箇物事今未
曾知覺甚事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為靜不成靜坐便只
是瞋瞋文

問程子云湏是靜中有物始得此莫是先生所謂知覺不
昧之意否曰此只是言靜時那道理自在却不是塊然
如死底物也蒙端

靜中有物如何曰有聞見之理在即是靜中有物問敬莫
是靜否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去偽

伊川言靜中湏有物始得此物云何曰只太極也洽

蘇李明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伊
川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湏是事事能專一時便好不
拘思慮與應事皆要專一而今學問只是要一箇專一
若參禪修養亦皆是專一方有功修養家無底事他硬
想成有釋氏有底硬想成無只是專一然他底却難自
家道理本來却是有人去理會得却甚順却甚功
或問專一可以至誠敬否曰誠與敬不同誠是實理是
人前輩後都恁地做一件事直是做到十分便是誠若
只做得四三分說道今且謾恁地做恁地也得不恁地
也得便是不誠敬是戒謹恐懼意又問恭與敬如何曰

恭是主容貌而言貌曰恭敬是主事而言執事敬問敬如何是主事而言曰而今做一件事須是專心在上面方得不道是不好事而今若讀論語心又在孟子上如何理會得若做這一件事心又在那事永做不得又曰敬是畏底意思又曰敬是就心上說恭是對人而言又曰若有事時則此心便即專在這一事上無事則此心湛然又曰恭是謹敬是畏莊是嚴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是莊於這處使不得若以臨下則須是莊臨之以莊則敬不在以蒞之則民不敬孫賀問以心使心此句有病否曰無病其意只要此心有所主宰熹

以心使心如何曰平使之今人都由心則是妄使矣恐可誤字李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問曰心之本體湛然虛明無一毫私欲之累則心德未嘗不存矣把捉不定則為私欲所亂是心外馳而其德亡矣曰如公所言則是把捉不定故謂之不仁今此但曰皆是不仁乃是言惟其不仁所以致把捉不定也端心定者其言重以舒兩句言發於心心定則言必審故的確而舒遲不定則內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而急迫此亦志動氣之驗也直鄉

明道在扶溝時謝游諸公皆在彼問學明道一日曰諸公

在此只是存其說話何不去力行二公云其等無可行者明道曰無可行時且去靜坐蓋靜坐時便涵養得本原稍定雖是不免逐物及自覺而收斂歸來也有箇着落譬如人出外去才歸家時便自有箇着身處若是不曾存養得箇本原茫茫然逐物在外便要收斂歸來也無箇着身處也廣

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曰這却是一箇總要處安鄉問伊川言目畏尖物此理須克去室中率置尖物必不刺人此是如何曰疑病每如此尖物元不曾刺人他眼病只管見尖物來刺人耳伊川又一處說此稍詳有人眼病嘗見獅子伊川教他見獅子則捉來其人一面

去捉捉來捉去捉不着遂不見獅子了

寓五卷

問前輩說治懼室中率置尖物曰那箇本不能害人心下要恁地懼且習教不如此妄怕問習在危堦上行底亦此意否曰那箇却分明是危只教習教不怕着問習得不怕少問到危疑之際心亦不動否曰是如此涑或問程子有言舍已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已者固而從人者難也此說發明得好曰此程子為學者言之若聖人分上則不如此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此曰痛舍則大段費力矣廣問飢食渴飲冬裘夏葛何以謂之天職曰這是天教我如此飢便食渴便飲只得順他窮口腹之欲便不是盡天

只教我飢則食渴則飲何曾教我窮口腹之欲淳

問取甥女歸嫁一段與前孤孀不可再嫁相反何也曰大

綱恁地但人亦有不能盡者淳○第
六卷

問程子曰義安處便為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是也

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父

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此判字即易所謂利

苟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然那句解得不似此語却

親切正好去解那句義初似不和而却和截然不可犯

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和而不和生於不義

義則和而無不利矣淳○寓錄云義則無不和
和則無不利矣○第七卷

程子曰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

可闕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讀法平價之

類耳問○第
八卷

問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只是要

得誠意素孚否曰須是自閨門社席之微積累到薰蒸

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

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楊雄不曾說到此後世論論皆

欠此一意淳

問介甫言律一條何意也曰伯恭以凡事皆具惟律不說

偶有此條遂謾載之淳○第
九卷

律是八分書言八分方是子方

律是八分書是欠此教化處大必

不安今之法令謂在下位者問祖卷

厚之問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為難如何是從容就義

曰從容謂徐徐但義理不精則思之再三或汨於利害

却悔了此所以為難曰管仲如何管仲自是不死不

問子糾正不正學可

厚之問伊川不答温公給事中事如何曰自是不容預如

兩人有公事在官為守令者未問自不當答問者已是

失曰此莫是避嫌否曰不然本原已不是與避嫌異學可

游定夫編明道語言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呂與

叔編則曰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則與直內底也不

是又曰敬以直內所以義以方外也又曰游定夫晚年

正學禪節十二卷第

問佛家如何有敬以直內曰他有箇覺察可以敬以直內

然與吾儒亦不同他本是箇不耐煩底人故盡欲掃去

吾儒便有是有無是無於應事接物只要處得是幹

問顏子春生孟子并秋殺盡見曰仲尼無不包顏子方露

出春生之意如無伐善無施勞是也使此更不露便是

孔子孟子便如秋殺都發出來露其才如所謂英氣是

發用處都見也又曰明道下二句便是解上三句獨時

焉而已難曉循羽十四卷第

問孟子則露其才蓋以時焉而已直卿云或曰非當如此

蓋時出之耳或曰戰國之習俗如此或曰世衰道微孟

子不得已焉耳三者孰是曰恐只是習俗之說較穩大抵自堯舜以來至於本朝一代各自是一樣氣象不同

伯

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

淳

論大成從祀因問伊川於毛公不知何所主而取之曰程子不知何所見而然嘗考之詩傳其緊要處有數處如關雎所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有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要之亦不多見只是

其氣象大槩好問退之一文士耳何以從祀曰有關佛老之功曰如程子取其原道一篇蓋嘗讀之只打頭三句便也未穩曰且言其大槩耳便如董仲舒也則有疎處蜚卿曰伊川謂西銘乃原道之祖如何曰西銘更從上面說來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性說了道夫問如他說定名虛位如何曰後人多譏議之但某嘗謂便如此說也無害蓋此仁也此義也便是定名此仁之道仁之德此義之道義之德則道德是總名乃虛位也且須知他此語為老子設方得蓋老子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而後智所以原道後面又云吾之所謂道德合仁與義言

之也。須先知得他為老子設方看得曰如他謂軻之死不得其傳。程子以為非見得真實不能出此語。而屏山以為孤聖道絕後學如何。先生笑曰屏山只要說釋子道流皆得其傳耳。又問如十論之作於夫子全以死生為言。似以此為大事了久之。乃曰他本是釋學但只是翻騰出來說許話耳。大

問諸葛亮有儒者氣象如何。曰孔明學不甚正但資質好有正大氣象。問取劉璋一事如何。曰此却不是。又問孔明何故不能一天下。曰人謂曹操父子為漢賊以其觀之。孫權真漢賊耳。先主孔明正做得好時被孫權來戰。兩陣到這裏便難向前了。權又結托曹氏父子權之為

人正如偷去劉氏一物知劉氏之興必來取此物不若結托曹氏以賊托賊使曹氏勝我不害守得一隅曹氏亡則吾亦初無利害。燁

遺書第一卷言韓愈近世豪傑楊子雲豈得如愈第六卷則曰揚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二說取予似相牴牾曰只以言性論之則揚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若退之見得到處却甚峻絕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去着此退之所以不易及而第二說未得其實也。謨

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却說見大體程子謂能作許大識見尋求真箇如此他資才甚高

然那時更無人制服他便做大了謂世無孔子不當在
弟子之列文中子不曾有說見道體處只就外面硬生
許多話硬將古今事變來厭捺說或笑以太公家教淳
明道行狀說孝弟禮樂處上兩句說心下兩句說用
問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盡性至命是聖人事然必從孝
弟做起否曰固是又問伊川說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
命今時非無孝弟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
也謂即孝弟便可至命看來孝弟上面更有幾多事如
何只是孝弟便至命曰知得這孝弟之理便是盡性至
命也只如此若是做時須是從孝弟上推將去方始知
得性命如孝弟為仁之本不成孝弟便是仁了但是為

仁自孝弟始若是聖人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
至命事又問程子以窮理盡性至命為一事橫渠以為
不然曰若是學者便須節節做去若是聖人便只是一
事二先生說須逐箇看問李路問鬼神章先生意曰如
此蓋幽明始終固無二理然既是人便與神自是各一
箇道理既是生便與死各自一箇道理所以程先生云
一而二二而一也曰他已說出但人不去看有王某者
便罵學不躡等之說說只是一箇道理看來他却只見
箇一字不見箇二字又有說判然是兩物底似又見箇
二字不見箇一字且看孔子以未能對焉能說便是有
次第了

孫夔

問周子總前章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此是取其生
生自得之意邪抑於生物中欲觀天理流行處邪曰此
不要解得那田地自理會得須看自家意思與那草底
意思如何是一般厚○道○去○錄○云○雖○言○須○是○自○家○到○那○
地○位○方○看○得○要○須○見○得○那○草○與○自○家○
一般處

問周子憲前章不除去即是謂生意與自家一般曰他也
只是偶然見與自家意思相契又問橫渠驢鳴是天機
自動意思曰固是但也是偶然見他如此如謂草與自
家意一般木葉便不與自家意思一般乎如驢鳴與自
家呼喚一般馬鳴却便不與自家一般乎問程子觀天
地生物氣象也是如此曰他也是只是偶然見如此便說

出來示人而今不成只管去守着生物氣象問觀雞
可以現仁此則須有意謂是生意初發見處曰只是爲
他皮殼尚薄可現大難非不可以現仁但爲他皮殼粗
了瓊孫

必大曰子厚聞皇子生喜甚見飢殍食便不美者正淳嘗
云與人同休戚陸子壽曰此主張題目耳先生問曾致
思否對曰皆是均氣同體惟在我者至公無私故能無
間斷而與之同休戚也曰固是如此然亦只說得一截
如此說時真是主張題目實不曾識得今上木何嘗有
私然與他物不相管人則元有此心故至公無私便都
管攝之無間斷也必大

朱子語類卷第九十七

程子之書三

此卷係遺書中非入近思錄四書等注者以類而從別為一卷文集

或問尹和靖言看語錄伊川云某在何必看此此語如何

曰伊川在便不必看伊川不在了如何不看蓋伊川云

在則何可不讀只是門人所編各隨所見淺深却要自家分別

它是非前輩有言不必觀語錄只看易傳等書自好天

下亦無恁地道理如此則只當讀六經不當看論孟矣

天下事無高無下無小無大若切已下功夫件件是自

家底若不下工夫擇書來看亦無益先生又言語錄是

雜載只如閑說一件話偶然引上經史上便把來編了

明日人又隨上面去看直是有學力方能分曉下謙論語以

錄

問遺書中有十餘段說佛處似皆云形上直內與聖人同却有一兩處云要之其直內者亦自不是此語見得甚分明不知其它所載莫是傳錄之差曰固是終經李端伯呂與叔劉質夫記便真至游定夫便錯可惜端伯與質夫早喪使此三人者在於程門之道必有發明可學謂此事所係非輕先生盍作一段文字為辨明之曰須待為之因說蒞國器嘗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如何要排佛曰只為無二道故着不得它佛法只是作一無頭話相欺誑故且恁地過若分明說出便窮可記錄言語難故程子謂若不得某之心則是記得它底意

思今遺書其所以各存所記人之姓名者蓋欲人辨識得耳今觀上蔡所記則十分中自有三分以上是上蔡意思了故其所記多有激揚發越之意游氏所說則有溫純不決之意李端伯所記則平正質夫所記雖簡約然甚明切看得來劉質夫那人煞高惜乎不壽廣伊川語各隨學者意所錄不應一人之說其不同如此游錄語慢上蔡語險劉質夫語簡永嘉諸公語絮振

李端伯語錄宋肆劉質夫語記其髓方

坐客有問侯先生語錄異同者曰侯氏之說多未通胡先生嘗薦之羅池後延李先生與相會頗謂胡先生稱之過當因言其人輕躁不定羅先生雖以凜然嚴毅之

容與相待度其頗難之但云其游程門之久甚能言程門之事然於道理未有所見故其說前後相反後理會有與龜山一書孫賀

張思叔語錄多作文故有失其本意處不若只錄語錄為善子方

揚志仁問明道說話曰最難看須是輕輕地挨傍它揣摩它意思方得若將來解解不得須是看得道理大段熟方可看節

先生問近來全無所問是在此做甚工夫義剛對數日偶看遺書數版入心遂乘興看數日先生曰遺書錄明道語多有只載古人全句不添一字底如曰思無邪如曰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皆是亦有重出者是當時舉此句教人去思量先生語至此整容而誦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曰便是聖人也要神明這箇本是一箇靈聖底物事自家齋戒便會靈聖不齋戒便不靈聖古人所以七日戒三日齋胡林罷曰齋戒只是敬曰固是敬但齋較謹於戒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到湛然純一時那肅然警惕也無了剛

胡明仲文伊川之語而成書凡五日而畢世傳河南夫子書乃其略也万

問欲取程氏遺書中緊要言語分為門類作一處看庶得前後言語互相發明易於融會如何曰若編得也好只

尹

恐言仁處或說着義言性處或說着命難入類耳浩

學者宜先看遺書次看伊和靖文字後乃看上蔡文字以

發光彩且已不迷其說也。季通語

伊川說尹曰夫子没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不知數

十年後人將謂我是何如人作說怪。又三錄中說且

得它見得不錯已是好所以揚謝

改文字自是難有時意思或不好便把來改待得再看又

反不如前底是以此見皆在此心如何總昏便不得或

有所迂就或有所回避或先有所主張隨其意之所重

義理便差了罷之問程子語有何疑處曰此等恐錄得

差或恐是一持有箇意思說出或是未定之論今且怕

把人未定之論便喚做是也是切害如今言語最是難

得一恰好或有一時意思見得是如此它日所見或

未必然惟聖人說出句句字字都恰好這只是這箇心

只是聖人之心平一孫賀

記錄言語有不同處如伊川江行事有二處載一本云伊

川自涪陵舟行遇風舟人皆懼惟伊川不動岸上有負

薪者遙謂之曰達後如此捨後如此伊川欲答之而舟

去已遠矣一本謂既至岸或問其故伊川曰心存誠敬

爾或曰心存誠敬曷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已忽不見

矣其嘗謂前說不然蓋風濤洶湧之際負薪者何以見

其不懼而語言又何以相聞邪孰若無心之說謂隱者

既言則趨而辟之可也。謂其忽然不見則若鬼物然必不然矣。又况達之與捨只是一事安得有分別邪。傑論日之行到寅寅上光到卯卯上光電是陰陽相軋如以石相磨而火生長安西風而雨因食非言天地間寒煖有先後或傳京師必雷恐是地有高下霹靂震死是惡氣相擊搏凡此數條者果皆有此理否曰此皆一時談論所及學者記錄如此要之天地陰陽變化之機日月星辰運行之度各有成說而未可以立談判也。康節詩有思入風雲變化中之語前輩窮理何事不極其至今所疑數條其間必自有說且洵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聖人垂訓如此則霹靂震死等事理之所存不可以

為無也

護○以下
天地性理

伊川云測景以三萬里為準若有窮然有至一邊已及一萬五千里者而天地之運蓋如初也此言蓋誤所謂升降一萬五千里中者謂冬夏日行南陸北陸之間相去一萬五千里耳非謂周天只三萬里

祖明

程氏遺書一段說日月處諸本皆云不如三焦說周回而行不曉其義後見一本云不如舊說周回而行乃傳寫之誤

雜

十五卷必有無種之人生於海島十八卷太古之時人有牛首蛇身金山得龍卵龍湧水入寺取卵而去涪州見村民化虎此數條皆記錄者之誕曰以太極之旨而論

氣化之事則厥初生民何種之有此言海島無人之處
必有無種之人不足多怪也龍亦是天地間所有之物
有此物則有此理取卵而去容或有之村民化虎其說
可疑或恐此人氣惡如虎它有所感召未足深較也
問遺書中有數段皆云人與物共有此理只是氣昏推不
得此莫只是六綱言其本同出若論其得此理莫已不
同日同曰既同則所以分人物之性者却是於通塞上
別如人雖氣稟異而終可同物則終不可同然則謂之
理同則可謂之性同則不可曰固然但隨其光明發見
處可見如螻蟻君臣之類但其稟形既別則無復與人
通之理如獼猴形與人略似則便有能解野狐能人立

故能為性如猪則極昏如草木之類荔枝牡丹乃發出
許多精英此晁雋暉可學

伊川說海漚一段與橫渠水水說不爭多可學

問程子說性一條云學者須要識得仁體若知見得便須
立誠敬以存之是如何曰公看此段要緊是那句同是
誠敬二字上曰便是公不會看文字它說要識仁要知
見得方說到誠敬末云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吾之理即
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即一歲之運這幾句說得甚好人
也會解得只是未必實見得問編述思錄欲收此段伯
恭以為怕人曉不得錯認了程先生又說性即理也更
說得親切曰佛氏所以得罪於聖人止緣它只知有一

身而不知有天地萬物曰如今人又恣然不就自身已
理會又問性即理何如曰物物皆有性便皆有其理曰
枯槁之物亦有理乎曰不論枯槁它本來都有道理因
指案上花瓶云花瓶便有花瓶底道理書燈便有書燈
底道理水之潤下火之炎上金之從筆木之曲直土之
稼穡一一都有性都有理人若用之又着順它理始得
若把金來削做木用把木來鑄做金用便無此理曰西
銘之意與物同體體莫是仁否曰固是如此然怎生見
得意思是如此與物同體固是仁只便把與物同體做
仁不得恁地只說得箇仁之軀殼須實見得方說得親
切如一盞燈初不識之只見人說如何是燈光只恁地

擣摸只是不親切只是便把光做燈不得贊

明道言學者須先識仁一段說話極好只是說得太廣學
者難入傑

問一段說性命下却云見於事業之謂理理字不甚切曰
意謂理有善有惡但不甚安良久又曰上兩句正是天
命之謂性下一句是率性之謂道中庸是就天性上言
此是就事物上言亦無害學可

呂與叔謂養氣可以為養心之助程先生以為不然養心
只是養心又何必助如為孝只是為孝又何必以一事
助之某看得來又不止此蓋才養氣則其心便在氣上
了此所以為不可也廣

呂與叔言養氣可以為養心之助程先生大以為不然某
初亦疑之近春來方信心死在養氣上氣雖得其養却
不是養心子方

問呂與叔有養氣之說伊川有數處皆不予之養氣莫亦
不妨只是認此為道却不是曰然又問一處說及平日
思慮如何曰此處正是微涉於道故正之可

遺書論命處注云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如
何曰人固有命只是不可不順受其正如知命者不立
乎巖墻之下是若謂其有命却去巖墻之下立萬一倒
覆壓處却是專言命不得人事盡處便是命去

問觀雞雛此可觀仁何也曰凡物皆可觀此偶見雞雛而

言耳小小之物生理
卷具心大

仲思問遺書云看雞雛可以觀仁如何曰既通道理後這
般箇久久自知之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
其難者所以游先生問陰陽不測之謂神而程子問之
曰公是揀雞底問是疑後問故昨日與公說讀書須看
一句後又看一句讀一章後又讀一章格物須格一物
後又格一物見這箇物事道理既多則難者道理自然
識得驥

問遺書謂切脉可以體仁莫是心誠求之之意否曰還是
切脉底是仁那脉是仁曰切脉是仁曰若如此則當切
脉時又用着箇意思去體仁復問裴卿曰仲思所說如

何曰以伯羽觀之恐是觀雞雛之意曰如何曰雞雛便是仁也曰切脉體仁又如何曰脉是那血氣周流切脉則便可以見仁曰然恐只是恁地脉理貫通乎一身仁之理亦是恁地又問雞雛如何是仁道夫曰先生嘗謂初與嫩底便是曰如此看較分明蓋當是時飲啄自如未有所謂爭鬪侵陵之患者只此便是仁也道夫致道問仁則一不仁則二如何曰仁則公公則通天下只是一箇道理不仁則是私意故變詐百出而不一也時問和靖語錄中有兩段言仁一云某謂仁者公而已伊川曰何謂也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曰善涵養又云某以仁惟公可盡之伊川曰思而至此學者所難也天心

所以至仁者惟公耳人能至公便是仁先生曰人能至公便是仁此句未安然和靖言仁所見如此問伊州何不學可以一二語告之曰未知其如何

伊川言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某看忠有些子是誠之用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十分真實恁地便是誠若有八九分恁地有一分不恁地便是夾雜些虛偽在內便是賀不誠忠便是盡心盡心亦是恁地便有些子是誠之用

一心之謂誠盡已之謂忠誠是實理自然如此此處却不曾帶那動只恁地平汝在這裏忠却是處事待物見得却是向外說來蒙

盡心之謂忠一心之謂誠存於中之謂孚見諸事之謂信

問中孚之義先生引伊川蓋孚字從爪從子取鳥抱卵之義言人心

之所存者實有是物也 問

問誠然後能敬未知誠須敬然後誠敬小誠大如何說曰必存此實理方能敬只是此一敬字聖人與學者深淺

自異學

問程子曰天下善惡皆天理何也曰惻隱是善於不當惻

隱處惻隱即是惡剛斷是善於不當剛斷處剛斷即是

惡雖是惡然原頭若無這物事却如何做得本皆天理

只是被人欲反了故用之不善而為惡耳 大必

問善惡皆天理如何曰此只是指其過處言如惻隱之心

仁之端本是善終過便至於姑息羞惡之心義之端本

是善終過便至於殘忍故它下面亦自云謂之惡者本

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 蔚文

問天下善惡皆天理楊墨之類只是過不及皆出於仁義

謂之天理則可如世之大惡謂之天理可乎曰本是天

理只是番了便如此如人之殘忍便是番了惻隱如放

火殺人可謂至惡若把那去炊飯殺其人之所當殺豈

不是天理只緣番了道理有背有面順之則是當之則

非緣有此理方有此惡如溝渠至濁當初若無清冷底

水緣何有此

或問善惡皆天理也若是過與不及些小惡事固可說天

理如世間大罪惡如何亦是天理曰初來本心都自好
少間多被利害遮蔽如殘賊之事自反了惻隱之心是
自反其天理賀孫問既是反了天理如何又說皆天理
也莫是殘賊底惡初從羞惡上發淫溺貪欲底惡初從
惻隱上發後來多過差了原其初發都是天理曰如此
說亦好但所謂反者亦是四端中自有相反處如羞惡
自與惻隱相反是非自與辭遜相反如公說也是好意
思因而看得舊一句不通處出如用人之智去其詐用
人之勇去其暴這兩句意分曉惟是用人之仁去其貪
一句沒分曉今公說貪是愛上發來也是思之是淳善
氏人易得含胡尚且姑息貪戀

賀孫

善只是當恁地底惡只是不當恁地底善惡皆是理但善
是那順底惡是反轉來底然以其反而不善則知那善
底自在故善惡皆理也然却不可道有惡底理蒙
問天只是以生為道繼此生理便是善善便有一箇底
意思生便是繼如何分作兩截曰此亦先言其理之統
如此然亦未甚安有一人云元當作無充好笑李可
孟子說性善是就用處發明人性之善程子謂乃極本窮
原之性却就用處發明本理傑
季容甫問中理在事義在心如何曰中理只是做得事來
中理義則所以能中理者也義便有揀擇取舍易傳曰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苗

問天地設位一段明道云見劉質夫錄天地設位合道易
字道它字不得不知此說如何曰明道說話自有不論

文義處學可

問遺書有古言乾坤不用六子一段如何曰此一段却主
張是自然之理又有一段却不取學可

問遺書首卷體道之說曰體猶體當體究之體言以自家
身已去體那道蓋聖賢所說無非道者只要自家以此
身去體它今此道為我之有也如克己便是體道工夫

闕以下
為李五夫

謝氏記明道語既得後須放開此處恐不然當初必是說
既得後自然從容不迫它記得意錯了謝氏後來便是

放開周恭叔又是放倒因舉伊川謂持之太甚便是助
長亦須且恁去助長固是不好然合下未能到從容處
亦須且恁去猶愈於不能執捉者淳

既得後須放開此亦非謂須要放開但謂既有所得自然
意思廣大規模開擴若未能如此便是未有得只是守
耳蓋以放開與否為得與未得之驗若謂有意放開則
大害事矣上蔡謂周恭叔放開太早此語亦有病也

論遺書中說放開二字先生曰且理會收斂問昨日論橫
渠言得尺守尺得寸守寸先生却云須放寬地步如何
曰只是且放寬看將去不要守殺了橫渠說自好但如
今日所論却是太局促了明德

先生問遺書中欲夾持這天理則在德一段看得如何必
大對曰中庸所謂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先生默然又
之必大問如何曰此亦說得然只是引證畢竟如何是
德曰只是此道理因講習躬行後見得是我之所固有
故守而勿失耳曰尋常看據於德如何說必大以橫渠
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對曰須先得了方可守如此說上
依舊認德字未着今且說只是這道理然須長長提撕
令在己者決定是做得如此如方獨處默坐未曾事君
親接朋友然在我者已渾全是一箇孝弟忠信底人以
此做出事來事親則必孝事君則必忠與朋友交則必
信不待旋安排蓋存於中之謂德見於事之謂行易曰

君子以成德為行正謂以此德而見諸事耳德成於
者若有一箇人在內必定孝弟忠信斷不肯為不孝不
弟不忠不信底事與道家所謂養成箇嬰兒在內相似
凡人欲邊事這箇人斷定不肯教自家做故曰默而成
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謂雖未曾說出來時存於心
中者已斷是如此了然後用得戒謹恐懼存養工夫所
以必用如此存養者猶恐其或有時間斷故耳程子所
謂須有不言而信者謂未言動時已渾全是箇如此人
然却未有迹之可言故曰言雖為形狀又言學者須學
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自初學者言
之它既未知此道理則教它認何為德故必先令其學

文既學文後知得此道理了方可教其進德聖人教人
既不令其躐等級做進德工夫不令其止於學文而已
德既在已則以此行之耳不待外面勉強旋做故曰有
德則不習無不利凡此工夫全在收斂近裏而已中庸
末章發明此意至為深切自衣錦尚絀以下皆是只暗
暗地做工夫去然此理自掩蔽不得故曰闇然而日章
小人不曾做時已報得滿地人知然實不曾做得故曰
的然而日亡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皆是收斂近裏
知遠知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一句緊一句先生再三
誦此六言曰此工夫似淡而無味然做時却自有可樂
故不厭似乎簡略然大小精粗秩然有序則又不止於

簡而已溫而理溫厚似不可曉而條目不可亂是於有
序中更有分別如此入細做工夫故能知遠之近知風
之自知微之顯夫見於遠者皆本於吾心可謂至近矣
然猶以已對物言之知風之自則知凡見於視聽舉動
者其是非得失必有所從來此則皆人之一身而言矣
至於知微知顯則又說得愈密夫一之也然知其
極分明顯著學者工夫能如此收斂之功可言德然亦
未可便謂之德但如此則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尚不
愧於屋漏蓋已能如此做入細工夫知得分明了方能
謹獨涵養其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不動不言時已
是箇敬信底人了又引詩不顯維德予懷明德德輔如

毛言之一章之中皆是發明箇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
形狀故以無聲臭終之必大

伊川云敬則無已可克其說高矣然夫子當時只告顏子
以克已復禮而已蓋敬是常常存養底道理克已私
欲發時便與克除去兩不相妨孔子告顏子克已之論
下面又有為仁由已而由人手哉之語在

問主敬不接視聽須得如此否曰蓋有此樣人如許渤之
類

心要活活是生活之活對着死說活是天理死是人欲必大

錄云天理存則
活人欲用則死周流無窮活便能如此啓

伯豐問程子曰覺悟便是信如何曰未覺悟時不能無疑

便半信半不信已覺悟了別無所疑即是信啓

何以空慙伊川曰思此莫是言慙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
之否曰然又問思與敬如何曰人於敬上未有用力處
且自思入庶幾有箇已攬處思之一字於學者最有力

偽去

惟思為能窒慾如何曰思與觀同如言第能於怒時遽忘
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蓋是非既死自然欲不能行併

思可以勝慾亦是曰莫是要喚醒否曰然

蔡問程子曰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曰思慮息不得只
敬便都沒了淳

上床斷不可思慮事為思慮了沒頓放處如思慮處事思

慮了又便做未得如思量作文思量了又寫未得遂只管展轉思量起來便儘思量不過如此某舊來緣此不能寐寧可呼燈來隨手寫了方睡得着程子贈溫公數珠只是令它數數而已如道家數息是也

問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莫是因事言之曰此說不知如何郭子和亦如此說如繫矩豈無事上之

恕學可

程子曰積習儘有功禮在何處積習在學者事到積習熟

時即和禮亦不見矣大必

問從善如登是進向上底意抑難底意曰從善積累之難從惡淪胥之易從義却好然却難從惡便陷得易了淳

問蘇季明治經傳道一段曰明道只在居業上說忠信便

是誠曰誠字說來大如何執捉以進德曰由致知格物

以至誠意處則誠矣曰此是聖人事學者如何用功曰

此非說聖人乃是言聖人之學如此若學者則又有說

話乾言聖人之學故曰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

以居業坤言賢人之學故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忠信

便是在內脩辭是在外問何不說事却說辭曰事尚可

欺人辭不可揜故曰言顧行行顧言曰既分聖賢之學

其歸如何曰歸無異但着軋所言便有自然底意思坤

所言只是作得持守終無自然底氣象正如孔子告顏

淵以克己而告仲弓以敬恕曰伊川云敬則無己可克

則又與顏淵無異矣曰不必如此看且各就門戶做若到彼處自入得尤好只是其分界自如此可

問伊川語龜山勿好著書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如何

曰怕分却心自是於道有害大雅

居甫問伊川云隨時變易乃能常久不知既變易何以反

能久曰一出一入乃能常如春夏秋冬乃天地之常久

使寒而不暑暑而不寒安能常久可

呂舍人記伊川說人有三不幸以為有高才能文章亦謂

之不幸便是這事幸少間盡被這些子能解擔閣了一

生便無暇子細理會義理只從外面見得些皮膚便說

我已會得筆下便寫得去自然無暇去講究那精微被

人扛得來大又被人以先生長者目我更不去下問少

間傳得滿鄉滿保都是這般種子橫渠有一段說人多

為人以前輩見處每事不肯下問壞了一生我寧終是

不知此段最好看備

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

窮理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些子因引程子言如

行兵當先做活計節

問以物待物一段上文云安可使小者亦下又云用一

心而處之意似相背曰一心而處之只是言盡吾心耳

可

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程子云可以見得浩

然之氣先生云此只是無間斷之意看相關對話不斷
交花便見得端

問遺書云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何謂也曰此是心之
理今則分明昭昭具在面前淳以下聖賢及先儒

問伊川言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孔子微服而過宋相類
曰舜知象之將殺已而象憂則亦憂象喜則亦喜孔子
知桓魋必不能害而又微服過宋此兩事若相拘然皆
是道並行而不相悖故云相類非謂舜與孔子事一一
相類也錄云舜知象欲殺已而不防天子知桓
魋不能殺已而微服此兩事甚相拘故伊川曰

問伊川曰聖人與理為一無過不及中而已敢問類子擇

乎中庸未見其止嘆夫子瞻前忽後則過不及雖不見
於言行而亦嘗動於心矣此亦是失否曰此一段說得
好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去偽

問有類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有與說才誠處一段不
同恐彼是說天資之才與此才別到得理明無不可用
是理明則天資之才不用曰然學可

周茂叔納拜已受去如何還學可
問遺書中說孔孟一段看見不甚有異南軒好提出曰明
道云我自做天裏此句只是帶過後來却說是以天自
處便錯了要之此句亦是明道一時之意思如此今必
欲執以為定說却向空去了學可

問明道行狀謂未及著書而今有了翁所跋中庸何如曰
了翁初得此書亦疑行狀所未嘗載後乃謂非明道不
能為此了翁之姪幾叟龜山之壻也翁移書曰近得一
異書吾姪不可不見幾叟至次日翁冠帶出此書幾叟
心知其書非是未敢言翁問曰何疑曰以某聞之龜山
乃與叔初年本也翁始覺遂不復出近日陸子靜力主
以為真明道之書某云却不要與某爭某所聞甚的自
有源流非強說也兼了翁所舉知仁勇之類却是道得
着至子靜所舉沒意味也

夫道

伊川前後進講未嘗不齋戒潛思存誠如此則未進講已
前還有間斷否曰不然尋嘗未嘗不誠只是臨見君時

又加意爾如孔子沐浴而告哀公是也去偽

問伊川臨終時或曰平生學底正安今日用伊川開目曰
說要用便不是此是如何曰說安用便是兩心備

魏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
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是觀於堯
學它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忘生得似空動容周旋
中禮曰也是如此更有多少病良久曰人便是被一箇
氣質局定變得些子了又更有此子變得些子又更有
些子又云聖人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發憤便忘食樂便
忘憂直是一刀兩段千了萬當聖人固不在說但顏子
得聖人說一句直是傾腸倒肚便都了更無許多廉纖

纏繞絲來線去問橫渠只是硬把捉故不安否曰它只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曾熟不是學箇恭又學箇安

程先生幼年屢說須要井田封建到晚年又說難行見於

暢潛道錄想是它經歷世故之多見得事勢不可行淳

問古不必驗一段曰此是說井田伊川高明必見得是無

不可行然不如橫渠更驗過則行出去無窒礙

必大

古不必驗因橫渠欲置田驗井田故云爾橫渠說話多有

如此處字

范純父言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為本分不為

害伊川曰只為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

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伊川云此事休又別

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先生云某因說甚

長之意思之後來人只是投家狀便是陳乞了以至入

任事事皆然古者人有才德即舉用當時這般封贈朝

廷自行之何待陳乞程先生之意怨然也觀後來刻恩

都不曾為大中陳請則乞封贈程先生亦不為之矣揚

問伊川於陳乞封父母之問云待別時說過謂此自出朝

廷合行之禮當今有司檢舉行下亦不必俟陳乞也答

云如此名義却正過

問謝顯道初見明道自負該博史書盡卷不遺一字明道

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言汗流浹背

面發赤明道曰即此是惻隱之心夫為師問所析難而

愧形於顏色與惻隱之心似不相屬明道乃云爾者何也曰此問却要商量且何不曰羞惡之心而謂之惻隱之心諸公試各以己意言之黎季成對曰此恐是識痛癢底道理先生未以為然次日復以此請問先生曰只是謝顯道聞明道之言動一動為它聞言而動便是好處却不可言學者必欲其動且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不是四件物合下都有偏言則一事總言則包四者觸其一則心皆隨之言惻隱之心則羞惡辭遜是非在其中矣又曰此心之初發處乃是惻隱如有春方有夏有惻隱方有羞惡也如根蒂相連蓋伊川問和靖近日看大學功夫如何和靖曰只看得心廣

躰胖處意思好伊川曰如何見得好尹但長吟心曠躰胖一句而已看它一似瞞人然和靖不是瞞人底人公等讀書都不見這般意思問

又舉程子之言謂陳平知宰相之躰先生問如何是理陰陽過未對曰下面三語便是理陰陽過以問程先生云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曰如仲舒語只約度有這物事韓退之雖知有這物事又說得太濶疎了燾

魯叔問温公薨背程子以郊禮成賀而不吊如何曰這也可疑或問賀則不吊而國家事躰又重則不吊似無可疑曰便是不恁地所以東坡謂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

不聞歌則不哭蓋由哀而樂則難由樂而哀則甚易且如早作樂而暮聞親屬總麻之戚不成道既歌則不哭這箇是一脚長一脚短不解得平如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不成道辭亦當三這所在以某觀之也是伊川有些過處道夫問這事且看溫公諱日與禮成日同則吊之可也或已在先則更差一日亦莫未有害否曰似乎在先但勢不恁地自是合如此只如進以禮退以義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天下事自是恁地秤停不得道夫

問王祥孝感事伊川說如何曰程先生多有此處是要說物我一同然孝是王祥魚是水中物不可不別如說感應亦只言已感不須言物學

問伊川奪嫡之說不合禮經是當時有遺命抑後人為之邪先生曰亦不見得如何只候師聖如此說問此說是否曰亦不見得是如何淳

世間有鬼神馮依言語者蓋屢見之未可全不信本卷何以曰師巫降言無此理又好談鬼神者假使實有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外書却言不信神怪不可被猛撞出來後如何處置先生曰神怪之說若猶未能自明鮮有不惑者學者惟當以正自守而窮理之有無又當自見得讀書講明義理到此等處雖有不同姑闕其疑以俟它日未晚也謨

程先生謂莊生形容道躰之語俛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

一章最佳莊子云嗜慾深者天機淺此言最善又曰謹
 禮不透者深看莊子然則莊老之學未可以為異端而
 不講之耶曰君子不以人廢言言有可取安得而不取
 之如所謂嗜慾深者天機淺此語甚的當不可盡以為
 虛無之論而妄訾之也謨曰平時慮為異教所汨未嘗
 讀莊老等書今欲讀之如何曰自有所主則讀之何害
 要在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如何爾謨以下異端
 遺書說老子言雜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而未盡
 者也程先生可謂言約而理盡括盡二書曲折仁友
 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
 存守一伯淳曰此三住者人終食之頃未有不離者其

要只在收放心此則明道以持國之言為然而道家三
 住之說為可取也至第二卷何以有曰若言神住氣住
 則是浮屠入定之法雖言養氣亦是第二節事若是則
 持國當日之論容有未盡者或所記未詳如何曰二程
 夫子之為教各因其入而隨事發明之故言之抑揚亦
 或不同學者於此等處必求其所以為立言之意倘自
 為窒塞則觸處有礙矣與持國所言自是于持國分上
 當如此說然猶卒歸於收放心至闢之以為浮屠入定
 之說者是必嚴其辭以啟迪後進使先入之初不惑乎
 異端之說云爾謨

外書錄伊川語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

用儒者讀書却只開了都無用處又明道嘗至禪房方
飯見其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二說
如何曰此皆歎辭也前說歎後之學者不能着實做工
夫所以都無用處後說歎吾儒禮儀反為異端所竊取
但其間記錄未精故語意不圓所以為可疑耳謨

李端伯所記第一條力闢釋氏說出山河大地等語歷舉
而言之至論聖人之道則以為明如日星及其終也以
為會得此便是會禪至與侯世興講孟子浩然之氣則
舉禪語為况云事則不無擬心則差十五卷論中庸言
無聲無臭勝如釋氏言非黃非白似又以中庸之言下
與釋氏較勝負至如所謂洒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

與陳瑩中論天在山大畜是芥子納須彌所引釋氏
語不一而足如其闢異端之嚴而記者多錄此何耶曰
韓持國本好佛學明道與語而有便是會禪之說者蓋
就其素所講明者因以入之今人多說闢異端往往於
其教中茫然不知其說馮虛妄語宜不足以服之如明
道諸先生實嘗深究其說盡得其所以為虛誕性僻之
要領故因言所及各有其旨未可以為苟徇其說也謨
問遺書首篇明道與韓持國論禪一段看來韓持國只是
曉得那低底禪嘗見范蜀公與溫公書說韓持國為禪
作崇要想得山河大地無寸土不知還能無寸土否可
將大槩與喚醒歸這過來今觀明道答它至如山河大

地之說是它山河大地又于你何事想是持國曾發此
問來故明道如此說不知當初韓持國合下被甚人教
得箇矮底禪如此然范蜀公欲以大樂喚醒不知怎生
喚得它醒它方欲盡掃世間之物歸于至靜而彼欲以
鬧底物引之亦拙矣况范蜀公之樂也可可地用之問
此等說如何是矮底禪豈解更有一般高底禪曰不然
它說世間萬法皆是虛妄然又都是真實你攻得它前
面一項破它又有後面一項攻它不破如明道云若說
幻為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
底性此語也攻它不破它元不曾說這箇不是性它也
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何嘗說這箇不是性你說性外

無道道外無性它又何嘗說性外有道道外有性來它
之說有十分與吾儒相似處只終不是若見得吾儒之
說則它之說不攻自破所以孟子說道辭知其所窮它
到說窮處便又有一樣說話如云世間萬法都是虛妄
然又都是真實此又是如何今不須窮它窮得它一邊
它又有一邊都莫問它只看得自家天命之謂性率
性之謂道分曉了却畧將它說看過便見它底不是所
以明道引孔子子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
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只
看這數句幾多分曉也不待解說只是玩味久之便見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

而樂興焉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
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多少
分曉只是人自昏了所以道理也要箇聰明底人看一
看便見也是快活人而今如此費人口頰猶自不曉又
曰釋迦佛初間入山修行它也只是厭惡世諦為一身
之計觀它修行大故用功未有後來許多禪底說話後
來相傳一向說開了個

伊川謂釋氏之見如中窺天只見直上不見四旁某以為

不然釋氏之見蓋是瞥見水中天影耳方

禪家言性猶日下置器謂輪迴也如以蟻性與牛是傾此

于彼方

問昨日先生說佛氏但願空諸所有此固不是然明道嘗
說胷中不可有一事如在試院推筭康節數明日問之
便已忘了此意恐亦是空諸所有底意曰此出上蔡語
錄中只是錄得它自意無這般條貫頴子得一善則拳
拳服膺而不失孟子必有事焉而勿忘何嘗要人如此
若是箇道理湏着存取只如湯繫說過此以往未之或
知亦只是維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意在它們說便如鬼
神變怪有許多不可知底事以明之疑
伊川曰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實理與實見不同今
合說必記錄有悞蓋有那實理人湏是實見得見得恁
地確定便有實見得又都開了淳

先生顧陳安卿曰伊川說實理有不可曉處云實見得是實見得非恐是記者之誤見字上必有漏落理自是理見自是見蓋物物有那實理人須是實見得義剛曰理在物見在我曰是如此義剛

問不當以體會為非心是如何曰此句曉未得它本是關橫渠心小性大之說心性則一豈有小大橫渠却自說心統性情不知怎生却恁地說

問不當以體會為非心故有心小性大之說如何是體會曰此必是橫渠有此語今其書中失之矣橫渠云心禦見聞不弘於性却做兩般說渠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處云心能檢其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

人也此意却好又不知它當初把此心性作如何分橫渠說話有差處多如此學可

問游定夫所記如云一息不存非中也又曰君子之道無適不中改其心與中庸合此處必是記錄時失正意曰不知所記如何其語極難曉學可

問游定夫記程先生語所謂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為其偏而已矣觀其意蓋以中為理偏為不周偏之意一物不該一事不為是說無物不有之意一息不存是說無時不然之意是否曰便是它說中字不着中之名義不如此它說偏字卻是一偏一偏便不周遍卻不妨但定夫記此語不親切

不似程先生每常說話緣它夾雜王氏學當時王氏學盛行薰矣得甚廣一時名流如江民表彭器資鄒道鄉陳了翁皆被薰染大片說去

謂自性而行皆善也以下當初必是以同此性而於其上如此分別記錄不真了曰然學可

問稱性之善一段曰不是又問心如何有形曰張敬夫極善此二字曰當初意思必是以心比性有必模倣故記

如此曰然學可學者不可以不誠一段不是學可

問內外得一段亦大寬曰然學可物各付物不役其知便是致知然最難此語未敢信恐記

者之誤傑

問遺書有一段云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自誠比其它說不同却不曾下格物工夫曰不知此一段如何又問物來則知起似無害但以下不是曰亦須格方得學可

問用方知不用則不知曰這說也是理會不得怕只是如道家通得未來底事某向與一術者對坐忽然云當有某姓人送簡至矣久之果然扣之則云某心先動了故知所謂用與不用怕如此恐伊川那時自因問答去今不可曉要附在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解中只攪得鶻突沒理會賀孫

問遺書中云聖人於易言無思無為此戒夫作為此句須
有錯曰疑當作此非戒夫作為學

問思入風雲變態中曰言窮理精深雖風雲變態之理思

亦到節口以下文集

明道詩不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龜山語錄說是時事梅

臺詩亦說時事辨

明道詩云旁人不識予心樂將為偷閑學必年此是後生

時氣象眩露無含蓄

有鍾粹美兮會元之期元氣會則歷家謂十一月朔夜半

甲子冬至自是難得遇也磁

問呂與叔問中處中者道之所從出某看呂氏意如何曰

性者道之所從出云爾中即性也亦是此意只是名義
未善大意却不在此如程先生云中即道也若不論其
意亦未安曰中即道也未安謂道所從出却是就人為
上說已陷了又云中即道也却亦不妨又問若謂性與
道大本與達道可混為一即未安以下云云至安得不
為二乎程先生語似相矛盾曰大本達道性道雖同出
要須於中識所以異又問中之為義自過不及而立名
此段說中與平日異只為呂氏形容中太過故就其既
發告之曰然又問若只以中為性以下云云至却為近
之曰此語不可曉當時問時辭意亦自窘束又問不倚
之謂中不雜之謂和如何曰有物方倚得中未有物如

何倚曰若是當倒說中則不倚曰亦未是不如不偏好
 又問中發則自不雜是要見工夫處故以為未安曰
 不雜訓和不得可以訓不純游定夫云不乖之謂和却
 好又問赤子之心處此是一篇大節目程先生云毫釐
 有異得為大本乎看呂氏此處不特毫釐差乃大段差
 然毫釐差亦不得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赤子之心如
 何此得曰未論聖人與牧之失却是認赤子之已發者
 皆為未發曰固是如此然若論未發時衆人心亦不可
 與聖人同曰如何不同若如此說却是天理別在一處
 去了曰如此說即中庸所謂未發之中如何曰此却是
 要存其心又是一段事今人未發時心多擾擾然亦有

不擾擾時當於此看大抵此書答辭亦有反為所奪是
 當初不若只與論聖人之心如此赤子之心如彼則自
 分明又問引孟子心為甚如何曰孟子乃是論心自度
 非是心度物又問引允執厥中如何曰它把做已發言
 故如此說曰聖人智周以丁終未深達又云言未有異
 又終未覺又云固未嘗以已發不同處指為大本雖如
 此說然所指又別曰然曰南軒云心體昭昭處分作兩
 段曰不是如此此說極好敬夫初唱道時好如此說話
 又問此一篇前項只是名義失最失處在赤子之心曰

然學可

鄭問呂氏與伊川論中書曰呂說大原亦是只不合將赤

予之心一勾插在那裏便做病赤子飢便啼寒便哭把
做未發不得如大人之心千重萬折赤子之心無恁勞攘
只不過飢便啼寒便哭而已未有所謂喜所謂怒所謂
哀所謂樂其與聖人不同者只此子問南軒辨心體昭
昭為已發如何曰不消如此伊川只是改它赤子未發
南軒又要去討它病淳
施問赤子之心曰程子道是已發而未遠如赤子饑則啼
渴則飲便是已發寓
今人呼墓地前為明堂嘗見伊川集中書為券臺不曉所
以南軒欲改之某云不可且留着後以見唐人文字中言
某朝詔改為券臺欄
語類卷五十七終

重錄朱子語類卷 九十八

宗後學監察御史高安朱弼重編

後學禮部郎中婺源汪國楠

禮部主事婺源江起鵬

婺源知縣嘉興譚昌言

婺源知縣當湖金汝諧

婺源教諭新淦朱家楨同校

中書舍人休寧朱家用

中書舍人歙邑吳養春

光祿署丞歙邑吳勉學

十三世孫翰林院博士朱德洪同閱

庠生高安朱家紀

十三世孫庠生朱崇沐校梓

張子之書一 韻為進 卷

張橫渠語錄用關陝方言甚者皆不可曉近思錄所載皆

易曉者楊

曰氣塊然大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曰此張子所謂虛空
即氣也蓋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
氣但人不見耳此是未成形者問虛實以陰陽言否曰
以有無言及至浮而上升而下則已成形者若所謂山
川之融結糟粕煨燼即是氣之渣滓要之皆是示人以
理道夫
第一卷

升降飛揚所以生人物者未嘗止息但人不見耳如雲氣
者凡氣之災祥皆能見之如龍成五色之類又如昔人
有以五色線令人暗中學辨三年而後辨得因論精專
讀書

明

問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言機言始莫是說理
否曰此本只是說氣理自在其中一箇動一箇靜便是
機處無非教也教便是說理又曰此等言語都是經鍛
鍊底語類熟念細看議

問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
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舊聞履之記先生語云游氣
紛擾當橫看陰陽兩端當直看方見得是否曰也似如
如此只是晝夜運而無息者便是陰陽之兩端其四邊
散出紛擾者便是游氣以生人物之萬殊其常言正如
麩磨相似其四邊只管層層撒出正如天地之氣運轉
無已只管層層生出人物其中有籠有細故人物有偏

有正有精有粗又問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
此是言一氣混沌之初天地未判之時為復亘古今如
此曰只是統說只今便如此問升降者是陰陽之兩端
飛揚者是游氣之紛擾否曰此只是說陰陽之兩端下
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此正是說陰陽之
兩端到得其感遇聚結為雨露為霜雪萬品之流形山
川之融結以下却正是說游氣之紛擾者也問虛實動
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兩句欲云虛實動靜乘此氣以
為機陰陽剛柔資此氣以為始可否曰此兩句只一般
實與動便是陽正此靜便是陰但虛實動靜是言其用
陰陽剛柔是言其體而已問始字之義如何曰只是說

如箇生物底母子相似萬物都從這裏生出去上文說
升降飛揚便含這虛實動靜兩句在裏面了所以虛實
動靜陰陽剛柔者便是這升降飛揚者為之非兩般也
至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此兩句便是例

疑是說生物
底則例字

問無非教也都是道理在上而發見曰然因引禮記中天
道至教聖人至德一段與孔子子欲無言一段天地與
聖人都一般精底都從那粗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
流行雖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與聖人皆然
個

問游氣紛擾一段是說氣與理否曰此一段專是說氣未

及言理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此言氣到此已是查滓滄濁者去生人物蓋氣之用也其動靜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此說氣之本。上章言氣塊然太虛一段亦是發明此意因說佛老氏却說不着氣以為此已是查滓必外此然後可以為道遂至於絕滅人倫外形骸皆以為不足卹也。銖

游氣陰陽陰陽即氣也豈陰陽之外又復有游氣所謂游氣者指其所以賦與萬物一物各得一箇性命便有一箇形質皆此氣合而成之也雖是如此而所謂陰陽兩端成片段滾將出來者固自若也亦猶論太極物物皆有之而太極之體未嘗不存也。謨

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易曰陰陽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祖闕

循環不已者乾道變化也合而成質者各正性命也譬之樹木其根本猶大義散而成花結實一向發生去是人物之萬殊。孫賀

問游氣陰陽曰游是散殊比如一箇水車一上一下兩邊只管滾轉這便是循環不已立天地之大義底一上一下只管滾轉中間帶得水灌溉得所在便是生人物之萬殊天地之間二氣只管運轉。不知不覺生出一箇人不知不覺又生出一箇人

物即他這箇幹轉便是生物時節道夫

問游氣紛擾生人物之萬殊曰游氣是氣之發散生物底

氣游亦流行之意紛擾者參錯不齊既生物便是游氣

若是生物常運行而不息者二氣初無增損也苗

問游氣莫便是陰陽橫渠如此說似開了曰此固是一物

但渠所說游氣紛擾合而成質恰是指陰陽交會言之

陰陽兩端循環不已却是指那分開處說蓋陰陽只管

混了闢闢了混故周子云混兮闢兮其無窮兮榮端

橫渠言游氣紛擾季通云却不是說混沌未分乃是言陰

陽錯綜相混交感而生物如言天地氤氲其下言陰陽

兩端却是言分別底上句是體下句是用也蒙端

氣紛擾是陰陽二氣之緒餘循環不已是生生不窮之

意苗

收聖問游氣一段曰游氣是裏面底譬如一箇扇相似扇

便是立天地之大義底扇出風來便是生人物底義剛

問陰陽游氣之辨曰游氣是生物底陰陽譬如扇子扇出

風便是游氣義剛

問游氣陰陽曰游氣是出而成質曰只是陰陽氣曰然便

當初不道合而成質却似有兩般學可

橫渠言游氣紛擾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

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說得似稍支離只合云陰

陽五行循環錯綜升降往來所以生人物之萬殊立天

地之大義端

橫渠謂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此數句是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荀楊豈能到殺

趙共父問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曰體物猶言為物之體也蓋物物有箇天理體事謂事事是仁做出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須是仁做始得凡言體便是做他那骨子時舉

趙共父問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以見物物各有天理事事皆有仁曰然天體在物上仁體在事上猶言天體於物仁體於事本是言物以天為體事以仁為體緣須着從上說故如此下語道問與體物而

不可遺一般否曰然曰先生易解將幹事說曰幹事猶言為事之幹體物猶言為物之體共父問下文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然須得仁以為骨子孫賀

問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何也曰理者物之體仁者事之體事物物皆具天理皆是仁做得出來仁者事之體體物猶言幹事事之幹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仁則不可行譬如衣服必有箇人着方得且如坐如尸必須是做得凡言體者必是做箇基骨也

吳天曰明及爾出王音往來游行無非是理無一物之不體猶言無一物不將這箇做骨端

問仁體事而無不在曰只是未理會得仁字若理會得這一字了則到處都理會得今未理會得時只是於他處上下文有些相貫底便理會得到別處上下文隔遠處便難理會今且須記取做箇話頭賀孫錄云千萬記取此是箇話頭後自然曉得或於事上見得或看讀別文義却自知得

道夫賀孫同

問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此息只是生息之息非止息之息否曰然嘗看孟子言日夜之所息程子謂息字有

二義其後來看只是生息道夫

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人死便是歸祖

考來格便是伸死時便都散了問

橫渠言至之謂神反之謂鬼固是然雷風山澤亦有神令

之廟貌亦謂之神亦以方伸之氣為言爾此處要錯綜

周徧而觀之伸中有屈屈中有伸便看此意伸中有屈

如人有魄是也屈中有伸如鬼而有靈是也

問神之伸也其情狀可得而知者鬼之歸也如洋洋乎如

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依人而行之類便是其情狀否曰

鬼神即一樣如何恁地看曰至之謂神如雨露風雷人

物動植之類其情狀可得而知反之謂鬼則無形狀之

可求故有此問曰祖考來格便是神之伸也這般處橫

渠有數說說得好又說得極密其所以教公多記取前

輩語記得多自是通貫又舉橫渠謂曰以博物洽問之

學以稽天窮地之思須是恁地方得

用之問性為萬物之一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

惟已有是而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而物亦有是夫

橫渠云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

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

不疾而速也發於心達於氣天地與吾身共只是一團

物事所謂鬼神者只是自家氣自家心下思慮纔動這

氣即敷於外自然有所感通孫

以問一故神曰一是一箇道理却有兩端用處不同譬如

陰陽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所以神

化無窮偽

一故神曰橫渠說得極好須當子細看但近思錄所載

與本書不同當時緣伯恭不肯全載故後來不曾與他

添得一故神橫渠親注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却

周行乎事物之間如所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於

行乎什伯千萬之中無非這一箇物事所以謂兩在故

不測兩故化注云推行乎一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

兩而後能化且如一陰一陽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箇

要之亦是推行乎此一爾此說得極精須當與他子細

看夫

林問一故神兩故化此理如何曰兩所以推行乎一也張

子言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於一謂此兩在

故一存也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或幾乎息矣亦此意也如事有先後才有先便思量到末後一段此便是兩如寒則暑便在其中晝則夜便在其中便有一寓焉寓

一故神兩故化兩者陰陽消長進退兩者所以推行於一

不立則兩不可得而見兩不可見則一之道息矣橫渠此說極精非一則陰陽消長無自而見非陰陽消長則一亦不可得而見矣

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橫渠推出來錄

云前人都說下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又曰一故神兩在故兩故化言兩在者或在陰或在陽在陰時全體

都是陰在陽時全體都是陽化是逐一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直卿云一故神猶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兩故化猶動極而靜靜極復動方子

精渠語曰一故神自注云兩在故不測又曰兩故化自注云推行於一是在陽又在陰無這一則兩便不能以推行兩便即是這箇消長又是化又是推行之意曰橫渠此語極精見李先生說云舊理會此段不得終夜椅上坐思量以身去裏面體方見得平穩每看道理處皆如此某時為學雖畧理會得有不理會得處便也恁地過了及見李先生後方知得是恁地下工夫又曰某本

見得這物事了覺得見好則劇相似舊時未理會得是
下了多少工夫而今學者却恁地泛泛然都沒緊要不
把當事只是謾學理會得時也好理會不得時也不妨
恁地如何得須是如射前相似把着弓須是射得中得
惟心無對心統性情二程却無一句似此切方子

心統性情統猶兼也升知

心統性情性情皆因心而後見心是體發於外謂之用孟

子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性情上都下箇心字仁

人心也是說體惻隱之心是說用必有體而後有用可

見心統性情之義備

問心統性情曰性者理也性是體情是用性情皆出於心

故心能統之統如統之統言有以主之也且如仁義

禮智是性也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惻隱羞惡辭遜

是非本是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遜之心

是非之心以此言之則見得心可以統性情一心之中

自有動靜靜者性也動者情也卓

問心統性情統如何曰統是主宰如統百萬軍心是渾然

底物性是有此理情是動處又曰人受天地之中只有

箇心性安然不動情則因物而感性是理情是用性靜

而情動且如仁義禮智信是性然又有說仁心義心這

是性亦與心通說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情然又說道

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是非之心這是情亦與心通說這

是情性皆主於心故恁地通說問意者心之所發與情性如何曰意也與情相近問志如何曰志也與情相近只是心寂然不動方發出便與做意橫渠云志公而意私看這自說得好志便清意便濁志便剛意便柔志便有立作意思意便有潛竊意思公自子細看自見得意多是說私意志便說匹夫不可奪志獮心統性情者也寂然不動而仁義禮智之理具焉動處便是清有言靜處便是性動處是心如此則是將一物分作兩處了心與性不可以動靜言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如飲食中雞心猪心之屬切開可見人心亦然只這些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彌綸天地該括古今推廣得

來蓋天蓋地莫不由此此所以為人心之妙歎理在人心是之謂性性如心之田地充此中虛莫非是理而已心是神明之舍為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許多道理得之於天而具於心者發於智識念慮處皆是情故曰心統性情也謨

橫渠云心統性情蓋好善而惡惡情也而其所以好善而惡惡性之節也且如見惡而怒見善而喜這便是情之所發至於喜其所當喜而喜不過謂如人有三分合喜底事我却喜至七八不是怒其所當怒而怒不遷謂如人有一分合怒底事我不是怒至三四分便不是以至哀樂愛惡欲皆能中節而無過這便是性道先生取近思錄指橫渠心統性情之語以示學者力行問

曰心之未發則屬乎性既發則情也曰是此意因再指

伊川之言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

季通云心統性情不若云心者性情之統名端

橫渠言允物莫不有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

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似欠了生知之聖端

橫渠此段不如呂與叔分別得分曉呂曰蔽有淺深故為

昏明蔽有開塞故為人物淵

或問通蔽開塞張橫渠呂崇閣說孰為親切曰與叔倒分

明以橫渠之說看來塞中也有通處如猿狙之性即靈

諸則全然蠢了便是通蔽不同處本乎天者親上本乎

地者親下如人頭向上所以最靈草木頭向下所以最

無知禽獸之頭橫了所以無知猿狙稍靈為他頭有時

也似人故稍向上履

教子問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求字似有病便

有箇先獲底心精義入神自然是能利吾外何待於求

曰然當云所以利吾外也李又曰繫辭此已上四節都

之他便應非是有心於求人之庶也如上文往來屈伸皆是此意。問。第二卷

精熟義理而造於神事素定乎內而乃所以求利乎外也

通達其用而身得其安素利乎外而乃所以致養其內

也蓋內外相應之理端

問精義入神一條曰入神是入至於微妙處此却似向內

做工夫非是作用於外然乃所以致用於外也故嘗謂

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脩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
 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橫渠可謂精
 義神橫渠云陰陽二氣推行以漸謂化闔闢不測謂神
 伊川先生說神化等却不似橫渠較說得分明孫賀
 事豫吾內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李履
 用之問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於氣性命於德前日見
 先生說以性命之命為聽命之命適見先生舊答蒲恭
 叔書以命與性字只一般如言性與命也所以後而分
 言性天德命天理不知如何曰也是如此但命字較輕
 得此個問若將性命作兩字看則於氣於德字如何地
 說得來則當云性命皆由於氣由於德始得曰橫渠又

自如此個

德性若不勝那氣稟則性命只由那氣德性能勝其氣則
 性命都是那德兩者相為勝負蓋其稟受之初便如此
 矣然亦非是元地頭不渾全只是氣稟之偏隔著故窮
 理盡性則善反之功也性天德命天理則無不是元來
 至善之物矣若使不用修為之功則雖聖人之才未必
 成性然有聖人之才則自無不修為之理端
 問德不勝氣一章曰張子只是說性與氣皆從上面流下
 來自家之德若不能以勝其氣則祇是承當得他那
 所賦之氣若是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所以受其賦予
 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

賦子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脩天而已
蓋死生修天富貴貧賤這却還他氣至義之於君臣仁
之於父子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箇却須
由我不由他了道

問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這處性命如何分別曰性
是以前定者而言命是以前流行者而言命便是水恁
地流底性便是將梳盛得來大梳盛得多小梳盛得少
淨潔梳盛得清汗漫梳盛得濁孫賀

橫渠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又
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又曰性天
德命天理蓋人生氣稟自然不同天非有殊人自異稟

有學問之功則性命於德不能學問然後性命惟其氣
稟耳曰從前看性命於德一句意謂此性由其德之所
命今如此云則是性命二字皆是德也曰然行

橫渠云所不可變者惟壽夭耳要之此亦可變但大槩如
此行

問莫非天也是兼統善惡而言否曰然正所謂善固性也
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二者皆出於天也陽是善陰是
惡陽是強陰是弱陽便清明陰便昏濁大抵陰陽有主
對待而言之者如陽是仁陰是義之類這又別是一樣
是專就善上說未有那惡時底說話頃之復曰程先生
云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

爾道

陽明勝則德性用陽濁勝則物欲行只將自家意思體驗便見得人心虛靜自然清明才為物欲所蔽便陰陰地黑暗了此陰濁所以勝也謹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世入之心止於見聞之狹故不能體天下之物唯聖人盡性故不以所見所聞牴其心故大而無外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他只是說一箇大與小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蓋盡心則只是極其大心極其大則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道夫問今未到聖人盡心處則亦莫當推去否曰未到那裏也須知說聞見之外猶有我不聞不見底道理在若不知

聞見之外猶有道理則亦如何推得要之此亦是橫渠之意然孟子之意則未必然道夫曰孟子本意當以大學或問所引為正曰然孟子之意只是說窮理之至則心自然極其全體而無餘非是要大其心而後知性知天也道夫曰只如橫渠所說亦自難下手曰便是橫渠有時自要恁地說似乎只是懸空想像而心自然大至般處元只是格物多後自然豁然有箇貫通處這便是下學而上達也孟子之意只是如此趙大其心則能遍體天下之物體猶仁体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脉絡貫通無有不到苟一物有未体則便有不到處包括不盡是心為有外蓋私意間隔而物我對立

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

心端

問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此體字是體察之體否曰須認得如何喚做體察今官司文書行移所謂體量體究是這樣體字或曰是將自家這身入那事物裏面去體認否曰然猶云體群臣也伊川曰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是這樣體字問

問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體之義如何曰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見其理如格物致知之義與體用之體不同木橫渠云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又曰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蓋天大無外物無不包物理所在一有所遺則吾

心為有外便與天心不和似道

世入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括其心伯豐問如何得不以見聞括其心曰張子此說是說聖人盡性事如今人理會學須是有見聞豈能舍此先是於見聞上做功夫到然後脫然貫通蓋尋常見聞一事只知得一箇道理若到貫通便都是一理曾子是已盡性是論聖人事帶

問有外之心曰十分事做得七八分便是有外所以致知格物者要得無外也孫

或問如何是有外之心曰只是有私意便內外扞格只見得自家自已凡物皆不與已相關便是有外之心橫渠

此說固好然只管如此說相將便無規矩無歸着入於
邪道之說且如夫子為萬世道德之宗都說得語意平
易從得夫子之言便是無外之實若便要說天大無外
則此心便瞥入虛空裏去了蒙學
橫渠言為德辨為感速辨猶子細感速言我之感發速也
蒙端
息有養瞬有存言一息之間亦有養一瞬之頃亦有存如
造次顛沛必於是之意但說得太緊蒙端
西銘一篇前三句却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塞帥兩句恰
似人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止無告者也乃
統論如此于時保之以下是做處蒙端

章稱父坤稱母房聲言又曰以主上為我家裏兒子得乎

西銘解義云乾者健而無息之謂坤者順而有常之謂問
此便是陽動陰靜否曰此是陽動陰靜之理蒙端
混然中處言混合無間蓋此身便是從天地來蒙端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塞如孟子說塞乎天
地之間塞只是氣吾之體即天地之氣帥是主宰乃天
地之常理也吾之性即天地之理賀孫
吾其體吾其性有我去承當之意諱
或問天地之帥吾其性先生解以乾健坤順為天地之志
天地安得有志曰復其見天之心天地之情可見安得

謂天地無心情乎或曰福善禍淫天之志否曰程先生
說天地以生物為心最好此乃是無心之心也傑

西銘大要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塞
是說氣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即
用這箇塞字張子此篇大抵皆古人說話集來要知道
理只有一箇道理中間句句段段只說事親事天自一
家言之父母是一家之父母自天下言之天地是天下
之父母通是一氣初無間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萬物
雖皆天地所生而人獨得天地之正氣故人為最靈故
民同胞物則亦我之儕輩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
而愛物其等差自然如此大抵即事親以明事天賀孫

問兩銘之義曰緊要血脉盡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
帥吾其性兩句上上面乾稱父至混然中處是頭下面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便是箇項下面便撒開說說許多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云云盡是從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說來到得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這志便
只是那天地之帥吾其性底志為人子便要述得父之
事繼得父之志如此方是事親如事天便要述得天之
事繼得天之志方是事天若是違了此道理便是天之
悖德之子若害了這仁便是天之賊子若是濟惡不悛
便是天之不才之子若能踐形便是天地克肖之子這
意思血脉都是從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說緊要都是這兩句若不是此兩句則天自是天我自
是我有何干涉或問此兩句便是理一處否曰然憫
問西銘自乾稱父坤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
之體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曰若言同胞吾與了
便說着情施濟衆却不是所以只說教人做工夫處只
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
則這箇道理自在又曰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只
是譬喻出來下面一句事親一句事天如匪懈無忝是
事親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是事天下面說事親兼常變
而言如魯子是常舜伯奇之徒皆變此在人事言者如
此天道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又問理一而分

殊言理一而不言分殊則為墨氏兼愛言分殊而不言
理一則為揚氏為我所以言分殊而見理一底自在那
裏言理一而分殊底亦在不相夾雜子

林間一問西銘只是言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乾
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曉者明其所難曉者

耳本

問西銘說類封人之錫類申生其恭二子皆不能無失處
豈能盡得孝道曰西銘本不是說孝只是說事天但推
事親之心以事天耳二子就此處論之誠是如此蓋事
親却未免有正有不正處若天道純然則無正不正之
處只是推此心以奉事之耳寓

問西銘無所逃而待烹申生未盡子道何故取之先生曰
天不到得似獻公也人有妄天則無妄若教自家死便
是理合如此只得聽受之變

答叔東參乎伯奇之語天命無妄父母之命有時而出於
人欲之私方

西銘要句句見理一而分殊文

西銘通體是一箇理一分殊一句是一箇理一分殊只先

看乾稱父三字一篇中錯

或問西銘理一而分殊曰今人說只說得中間五六句理
一分殊據某看時乾稱父坤稱母直至存吾順事沒吾
寧也句句皆是理一分殊喚做乾稱坤稱便是分殊如

云知化則善述其事是我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是
我繼其志又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以自家父母言之
生當順事之死當安寧之以天地言之生當順事而無
所違拂死則安寧也此皆是分殊處逐句渾淪看便見
理一當中橫截斷看便見分殊因問如先生後論云推
親親之恩以示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實
看此二句足以包括西銘一篇之統體可見得理一分殊
處分曉曰然又云以人之自有父母言之則一家之內
有許多骨肉宗族如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
母宗子以下却是以天地為一大父母與眾人廝共底
也燾

道夫言看西銘覺得句句是理一分殊曰合下便有一箇
 理一分殊從頭至尾又有一箇理一分殊是逐句恁地
 又曰合下一箇理一分殊截作兩段只是一箇天人道
 夫曰他說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如此
 則是三箇曰混然中處則便是一箇許多物事都在我
 身中更那裏去討一箇乾坤問塞之與帥二字曰塞便
 是充塞天地之塞帥便是志者氣之帥之帥問物吾與
 也莫是黨與之與曰然夫道
 西銘一篇始末皆是理一分殊以乾為父坤為母便是理
 一而分殊予茲藐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天地
 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分殊而理一民吾同胞

物吾與也理一而分殊逐句推之莫不皆然某於篇
 亦嘗發此意乾父坤母皆是以天地之大喻一家之小
 乾坤是天地之大父母是一家之小大君大臣是大宗
 子家相是小類皆如此推之舊嘗看此寫作旁通圖子
 分為一截上下排布亦甚分明謹
 之問西銘理一而分殊曰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而
 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
 父母自父母惟稱字便見異也又問自惡旨酒至勇於
 從而順令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曰惡旨酒育
 英才是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
 推類可見問天地之塞如何是塞曰塞與帥字皆張子

用字之妙處塞乃孟子塞天地之間體乃孟子氣體之
充者有一毫不滿不足之處則非塞矣帥即志氣之帥
而有主宰之意此西銘借用孟子論浩然之氣處若不
是此二句為之闕紐則下文言同胞言兄弟等句在他
人中物皆與我初何干涉其謂之兄弟同胞乃是此一
理與我相為貫通故上說父母下說兄弟皆是其血脉
過度處西銘解二字只說大槩若要說盡須因起疏注
可也寓

節
西銘分殊處曰有父有母有宗子有家相此即分殊也

西銘大綱是理一而分自爾殊然有二說自天地言之其

中國自有分別自萬殊觀之其中亦自有分別不可認
是一理了只滾做一看這裏各自有等級差別且如人
之一家自有等級之別所以乾則稱父坤則稱母不可
棄了自家父母却把乾坤做自家父母且如民吾同
胞與自家兄弟同胞又自別龜山疑其兼愛想亦未深
曉西銘之意西銘一篇正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
帥吾其性兩句上敬仲

問西銘曰更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
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
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
氣從這裏一徹上徹下都即是一箇氣都透過了又曰

繼之者善便是公共底成之者性便是自家得底只是
一箇道理不道是這箇是那箇不是如水中魚肚中水
便只是外面水賀孫

問西銘理一而分殊分殊莫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意
否曰民物固是分殊湏是就民物中知得分殊不是伊
川說破也難理會然看久自覺裏面有分別

用之問西銘所以理一分殊如民物則分同胞吾與大君
家相長幼殘疾皆自有等差又如所以事天所以長長
幼幼皆是推事以從兄之心以及之此皆是分殊處否
曰也是如此但這兩種看這是一直看下更須橫截
看若只恁地看怕淺了民吾同胞同胞裏面便有理一

分殊底意物吾與也吾與裏面便有理一分殊底意
稱父坤稱母道是父母固是天氣而地質然與自家父
母自是有箇親疎從這處便理一分殊了看見伊川說
這意較多龜山便正是疑同胞吾與為近於墨氏不知
他同胞吾與裏面便自分理一分殊了如公所說恁地
分別分殊殊得也不大段這處若不子細分別直是與

墨氏兼愛一般賀孫
錄云劉用之問西銘理一而
等皆是理一分殊否曰如此看亦是但未深當截看如
西銘劈頭來便是理一而分殊且乾稱父坤稱母雖以
乾坤為父母然自家父母自有箇親疎這是理一而分
殊等而下之以至為大君為宗子為大臣家相若理則
一其分未嘗不殊民吾同胞物吾與皆如此龜山
正疑此一着便以民吾同胞物吾與與近于墨氏之兼
愛不知他同胞同與裏面便有箇理一分殊若如公所
說恁地分別恐勝得他也不少這處若不分別直是與

墨子兼
愛一般

問西銘句句是理一分殊亦只就事天事親處分否曰是
乾稱父坤稱母只下稱字便別這箇有直說底意思有
橫說底意思理一而分殊龜山說得又別他只以民吾
同胞物吾與及長長幼幼為理一分殊曰龜山是直說
底意思否曰是然龜山只說得頭一小截伊川意則關
大統一篇言之曰何謂橫說底意思曰乾稱父坤稱母
是也這不是耶那事親底便是事天底曰橫渠只是借
那事親底來形容事天做箇樣子否曰是淳

問向日曾以西銘仁孝之理請問先生令截斷橫看文蔚
後來見得孝是發見之先仁是天德之全事親如事天

即是孝自此推之事天如事親即仁矣老吾老幼吾幼
自老老幼幼之心推之至於疲癯殘疾皆如吾兄弟類
連而無告方始盡故以敬親之心不欺閭室不愧屋漏
以敬其天以愛親之心樂天循理無所不順以安其天
方始盡性竊意橫渠大意只是如此不知是否曰他不
是說孝是將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
樣子人且逐日自把身心來體察一遍便見得吾身便
是天地之塞吾性便是天地之帥許多人物生於天地
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
之不同便是親疎遠近之分故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
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

得好令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
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
怨徐子融曰先生謂事親是事天底樣子只此一句說
盡西銘之意矣文蔚

西銘有箇劈下來底道理有箇橫截斷底道理直卿疑之

語意似謂每句直下而現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而現

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西銘

西銘說是形化底道理此萬物一源之性太極者自外面

推入去到此極盡更沒去處所以謂之太極謨

問西銘。帥性言與如與國相于時保之畏不憂樂賊賊

濟惡積化神無旨酒也不弛勞橫渠解無施豫如後

未詳。方

龜山有論西銘二書皆非終不識理一至於稱物平施亦

說不着易傳大抵西銘前三句便是綱要了得即句句

上自有理一分殊後來已有一篇說了方云指其名者分之殊推

其同者理之一方

林子武問龜山語錄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

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先生曰仁只是流出來底便

是仁各自成一箇物事或便是義仁只是那流行處義

是合當做處仁只是發出來底及至發出來有截然不

可亂處便是義且如愛其親愛兄弟愛親戚愛鄉里愛

宗族推而大之以至於天下國家只是這一箇愛流出

卷九十八

廿九

來而愛之中便有許多等差且如敬只是這一箇敬便
有許多合當敬底如敬長敬賢便有許多分別又問禮
先生曰以其事物之宜之謂義義之有節文之謂禮且
如諸侯七廟大夫五廟士二這箇便是禮禮裏面便有
義所以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如中
庸集略中庸所云自是合當恁地知得親之當愛子
之當慈這便是仁至於各愛其親各慈其子這便是義
這一箇物事分不得流出來底便是仁仁打一動便是
義禮智信當來不是要仁使時仁來用要義使時義來
用只是這一箇道理流出去自然有許多分別且如心
性情而今只略略動着便有三箇物事在那裏其實只

是一箇物虛明而能應物者便是心應物有這箇道理
便是性會做出來底便是情這只一箇物事義剛

龜山說理一似未透據老幼及人一句自將分殊都說了
但其意以老幼互相推及所以然者同類也但施置有
先後耳 因說我老老幼幼他亦老老幼幼互相推及
天下豈有不治此便是絜矩之道方

謝良齋說西銘理一分殊在上之人當理會理一在下之
人當理會分殊如此是分西銘做兩節了良齋看得西
銘錯先生以為然泳

問東銘曰此正如今法書所謂故失兩字因令道夫寫作
圖子看

戲言出於思也

發於聲 見乎四支 謂非己心不明也 欲人無

已疑不能也

過言非心也 過動非誠也

失於聲 謂已當然自誣也 欲他人

已從誣人也

或有謂

出于心者歸咎為己 誠不知其出

歸咎其不出汝者

且非不智孰甚焉

問橫渠語范異之一段如何曰惟是今人不能脫然如木

寐之得醒只是捉道理說要之也說得去只是不透徹

又曰正要常存意使不忘他釋氏只是如此然他逼拶

得又緊直卿曰張子語比釋氏更有窮理工夫在曰工

夫固自在也須用存意問直卿如何說存意不忘曰只

是常存不及古人意曰設此語者只不要放倒此意爾

道夫

橫渠未能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此說甚好便見有次序處

錄云蓋云事固當考索 然心未有不却然理會不得 若是思慮紛然趨向未

定未有箇主宰如何地講學

問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以立惡講治之不精

一章曰未知立心則或善或惡故胡亂思量惹得許多

疑起既知所立則是此心已立於善而無惡便又惡講

治之不精又却用思講治之思莫非在我這道理之內

如此則雖勤而向厭所以急於可欲者蓋急於可欲之

善則便是無善惡之雜便是立吾心於不疑之地人之

所以有疑而不果於為善者以有善惡之雜今既有善而無惡則若决江河以利吾往矣遜此志務時敏雖是低下着這心以順他道理又却料撒起那精神敏速以求之則厥脩乃來矣這下面云云只是說一敏字道夫心大則百物皆通通只是透得那道理去病則是窒礙了

端蒙

居甫問心小則百物皆病如何是小曰此言狹隘則事有窒礙不行如仁則流於姑息義則入於殘暴皆見此不見彼可幸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蓋道只是一公平之而已理

問橫渠物怪神姦書先生提出守之不失一句曰且要守

那定底如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此是鬼神定說又如孔子說非其鬼而祭之誦也敬鬼神而遠之等語皆是定底其他變處如未曉得且當守此定底如前晚說怪便是變處淳○第三

橫渠所謂物怪神姦不必辨且只守之不失如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此是理之常也守之勿失者以此為正且恁地去他日當自見也若要之無窮求之不可知此又溺於茫昧不能以常理為主者也伯有為厲別是一種道理此言其變如世之妖妄者也謨

顏子心麓之說恐太過否曰顏子比之眾人純粹之孔子便麓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他

臟如此然猶有這不善便是麓伊川說未能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便是過一段說得好淳

近思錄云顏子心麓顏子尚有此語人有一毫不是便是
心麓壽昌

問橫渠說客慮多而常心少習俗之心勝而實心未完所
謂客慮與習俗之心有分別否曰也有分別客慮是泛

泛思慮習俗之心便是逆來習染偏勝底心實心是義
理底心個○第
四卷

問敦篤虛靜者仁之本曰敦篤虛靜是為仁之本個

問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曰湛一是未感物之時湛然
純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

之欲曰攻取是攻取那物否曰是淳○第
五卷

問橫渠謂世之病難行者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處之

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不審并議之行於今

果如何曰講學時且恁講若欲行之須有機會經大亂

之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

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及北齊後周乘此机方做

得荀悅漢紀一段正說此意甚好若平世則誠為難行

黃文問東坡破此論只行限田之法如何曰都是胡說

作事初如雷震霹靂五年後猶放緩了况限田之法雖

舉於今明年便淡似今年後年又淡似明年一年淡一

年便寢矣若欲行之須是行并田若不能行則且如今

之俗必本限田之法此之謂戲論且後法猶行不得往
年貴賤通差縣吏呈單子首曰第一都保正蔣蒂因此
不便竟罷况於田如何限得林勳本政書一生留意此
事後在廣中作守畫作數井然廣中無人煙可以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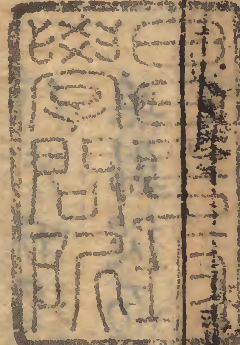
淳。義剛錄別
出。第九卷

安鄉問橫渠復井田之說如何曰這箇事某皆不曾敢深
考而今只是差役尚有萬牛難行處莫道便要奪他田
他豈肯且如壽皇初要令官戶亦作保正其時蔣侍郎
作保正遂令人書保正蔣蒂後來此令竟不行且如今
有一大寄居作保正縣道如何敢去追他家人或又說
將錢問富人買田來均不知如何得許多錢荀悅便道

行井田須是大亂之後如高光之時殺得無人後田便
無歸從而來均此說也是義剛問東坡限田之說如何
曰那箇只是亂說而今立法如霹靂後三五半去便放
緩了今立限田時直是三二十年事到那時去又不知
如何而今若要行井田則索性火急做若不行且依而
今樣那限田只是箇戲論不可行林勳作本政書一生
留意此事後守廣郡亦畫得數井然廣中無人煙可以
如此義剛

橫渠若制井田畢竟繁使伊川為之必簡易通暢現古不
言可見
方

問橫渠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曰無者無物却有此理有此
理則有矣老氏乃云問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
錯了可學
第十三卷



此理之有無與物之有無不同
理之有無與物之有無不同
理之有無與物之有無不同

